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三十三

臨川後學李紱點次

拾遺

楚陂後學周毓齡重校
槐堂書齋裔孫邦瑞刊

好學近乎知

聖人之言有若不待辯而明。自後世言之。則有不可不辯者。夫所謂智者。是其識之甚明。而無所不知者也。夫其識之甚明。而無所不知者。不可以多得也。然識之不明。豈無可以致明之道乎。有所不知。豈無可以致知之道乎。學也者。是所以致明致知之道也。向

也不明。吾從而學之。學之不已。豈有不明者哉。向也
不知。吾從而學之。學之不已。豈有不知者哉。學果可
以致明而致知。則好學者可不謂之近智乎。是所謂
不待辯而明者也。然大道之不明。斯人之陷溺。古之
所謂學者。後世莫之或知矣。今自童子受一卷之書。
亦可謂之學。雖學農圃技巧之業。亦不可不謂之學。
人各隨其所欲能者而學之。俗各隨其所漸誘者而
學之。均之爲學也。雖其學之也。有好有不好。其好之
也。有篤有不篤。而當其篤好之也。均之爲好學也。今

章句支離之
學不得謂之

學農圃技巧之業者姑不論。而如童子受書。如射御
書數專爲一藝者。亦姑不論。又如詭怪妖妄之人。學
爲欺世誣人之事者。亦姑不論。而世蓋有人焉。氣庸
質腐。溺於鄙陋之俗。習於庸猥之說。膠於卑淺零亂
之見。而乃勉勉而學。孜孜而問。茫茫而思。汲汲而行。
聞見愈雜。智識愈迷。東轅則恐背於西南。轅則恐違
於北。執一則懼爲通者所笑。泛從則懼爲專者所非。
進退無守。彷徨失據。是其好之愈篤。而自病愈深。若
是而學。若是而好者。果可謂之近於智乎。此所謂自

後世言之則有不可不辯焉者也。

學問求放心

舉天下從事於其間而莫知其說理無是也。而至於有是是豈可以不論其故哉。學問也者是舉天下之所從事於其間者也。然于其所以學問者而觀之。則汙雜茫昧。駁乎無以議爲也。古者學問之道於是而有莫知其說者矣。仁人心也。心之在人。是人之所以爲人。而與禽獸草木異焉者也。可放而不求哉。古人之求放心。不啻如饑之於食。渴之於飲。焦之待救。溺

之待接。固其宜也。學問之道。蓋於是乎。在下愚之人。忽視玩聽。不爲動心。而其所謂學問者。乃轉爲浮文。緣飾之具。甚至於假之以快其遂私縱欲之心。扇之以熾其傷善敗類之焰。豈不甚可歎哉。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孟子斯言。誰爲聽之不藐者。

主忠信

人。不。可。以。無。所。主。尤。不。可。以。主。非。其。所。主。蓋。人。而。無。所。主。則。俶。俶。然。無。所。依。歸。將。至。於。無。所。不。爲。斯。固。有。所。不。可。也。然。至。於。主。非。其。所。主。則。念。慮。云。爲。舉。出。於。

其心之所主。方且陷溺於其中。而自以爲得。雖有至言。善道。賢師。良友。亦無如之何。則又不若無所主者之。或能入於善也。此夫子所以屢言之。忠者何。不欺之謂也。信者何。不妄之謂也。人而不欺。何往而非忠。人而不妄。何往而非信。忠與信。初非有二也。特由其不欺於中而言之。則名之以忠。由其不妄於外而言之。則名之以信。果且有忠而不信者乎。果且有信而不忠者乎。名雖不同。總其實而言之。不過良心之存誠實無僞。斯可謂之忠信矣。由是言之。忠信之名。聖

人初非外立其德以教天下。蓋皆人之所固有。心之所同然者也。然人之生也。不能皆上智不惑。氣質偏弱。則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由是向之所謂忠信者。流而放僻邪侈而不能以自反矣。當是時。其心之所主無非物欲而已矣。然則聖人所欲導還其固有。舍曰主忠信其何以哉。是故爲人子而不主於忠信。則無以事其親。爲人臣而不主於忠信。則無所事其君。兄弟而不主於忠信。則傷夫婦而不主於忠信。則乖朋友而不主於忠信。則離視。

聽言動。非忠信。則不能以中理。出處語嘿。非忠信。則不能以合宜。凡文辭之學。與夫禮樂射御書數之藝。此皆古之聖賢。所以居敬養和。周事致用。備其道全其美者。一不出於忠信。則雖或能之。亦適所以崇姦而長僞。況其餘乎。嗚呼。忠信之於人。亦大矣。欲有所主。捨是其可乎。故夫子兩以告門人弟子。而子張之問崇德。亦以是告之。至於贊易。則又以爲忠信。所以進德也。誠以忠信之於人。如木之有本。非是則無以爲木也。如水之有源。非是則無以爲水也。人而不忠

陸子以如字
作似字解本
於乾卦同聲
相應同氣相

信。果。何。以。爲。人。乎。哉。鸚。鵡。鸚。鵡。能。人。之。言。猩。猩。猿。狙。
能。人。之。技。人。而。不。忠。信。何。以。異。於。禽。獸。者。乎。嗚。呼。學。
者。能。審。其。所。主。則。亦。庶。幾。乎。其。可。矣。國。以。君。爲。主。則。
一。國。之。事。莫。不。由。君。而。出。軍。以。將。爲。主。則。一。軍。之。事。
莫。不。由。將。而。出。家。以。長。爲。主。則。一。家。之。事。莫。不。由。長。
而。出。人。能。以。忠。信。爲。主。則。念。慮。云。爲。舉。一。身。之。事。莫。
不。由。忠。信。而。出。然。而。不。能。進。於。聖。賢。者。吾。未。之。信。也。

毋友不如己者

人之技能有優劣。德器有小大。不必齊也。至於趨向。

之義所謂
君子以同道
爲朋也若朱
子則以如字
作及字解蓋
用子貢悅與
不若已者處
之義於理皆
通但孔子之
時豈有如孔
子者是孔子
無友而斯言
爲虛設也然
孔子言忘老
安少懷與朋
友並稱衛蘧
齊晏皆不如
孔子而孔子

之大端則不可以有二。同此則是。異此則非。向背之
間。善惡之分。君子小人之別。於是決矣。友者所以相
與切磋琢磨以進乎善而爲君子之歸者也。其所向
苟不如是惡可與之爲友哉。此毋友不如已者之意
甚矣。趨向之不可不謹。而友之不可不擇也。耳目之
所接。念慮之所及。雖萬變不窮。然觀其經營。要其歸
宿。則舉係於其初之所向。布乎四體。形乎動靜。宣之
於言語。見之於施爲。醞釀陶冶。涵浸長養。日益日進。
而不自知者。蓋其所向一定。而勢有所必然耳。彼其

皆友之惟原
壤夷俟然後
杖叩其脛則
所謂道不同
者由是觀之
似陸子之解
不爲無見

趨向之差而吾與之友則其朝夕遊處之間聲薰氣
染波蕩風靡者豈不大可畏哉子張氏有於人何所
不容如之何其拒人之說殆未知夫主忠信毋友不
如已者之義也

人不可以無恥

人惟知所貴然後知所恥不知吾之所當貴而謂之
有恥焉者吾恐其所謂恥者非所當恥矣夫人之所
當貴者固天之所以與我者也而或至於戕賊陷溺
顛迷於物欲而不能以自反則所可恥者亦孰甚於

此哉。不知乎此。則其愧恥之心。將有移於物欲得喪之間者矣。然則其所以用其恥者。不亦悖乎。由君子觀之。乃所謂無恥者也。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以此。

又

不善之不可爲。非有所甚難知也。人亦未必不知。而至於甘爲不善。而不之改者。是無恥也。夫人之患。莫大乎無恥。人而無恥。果何以爲人哉。今夫言之無常。行之不軌。旣已昭著。乃反睢睢揚揚。飽食煖衣。安行而自得。畧無愧怍之意。吾不知其與鱗毛羽鬣。山棲

水。育。牢。居。野。牧。者。何。以。異。也。人。而。至。此。果。何。以。爲。人。
乎。哉。釣。是。人。也。而。至。於。有。爲。聖。爲。賢。者。獨。何。爲。而。能。
然。哉。人。之。無。恥。者。盍。亦。於。是。而。少。致。其。思。乎。人。不。可。
以。無。恥。以。此。

思則得之

義理之在人心。實天之所與而不可泯滅焉者也。彼。
其受蔽於物。而至於悖理違義。蓋亦弗思焉耳。誠能。
反而思之。則是非取舍。蓋有隱然而動。判然而明。決。
然而無疑者矣。

君子喻於義

非其所志而責其習不可也。非其所習而責其喻不可也。義也者。人之所固有也。果人之所固有。則夫人而喻焉可也。然而喻之者少。則是必有以奪之。而所志所習之。不在乎此也。孰利於吾身。孰利於吾家。自聲色貨利。至於名位祿秩。苟有可致者。莫不營營而圖之。汲汲而取之。夫如是。求其喻於義得乎。君子則不然。彼常人之所志。一毫不入於其心。念慮之所存。講切之所及。唯其義而已。夫如是。則亦安得而不喻。

乎此哉。然則君子之所以喻於義者。亦其所志所習之在是焉而已耳。

求則得之

良心之在人。雖或有所陷溺。亦未始泯然而盡亡也。下愚不肖之人。所以自絕於仁人君子之域者。亦特其自棄而不之求耳。誠能反而求之。則是非美惡將有所甚明。而好惡趨舍。將有不待強而自決者矣。移其愚不肖之所爲。而爲仁人君子之事。殆若決江疏河而赴諸海。夫孰得而禦之。此無他所求者在我。則

山全集 卷三十一
未有求而不得者也。求則得之。孟子所以言也。

里仁爲美

自爲之。不若與人爲之。與少爲之。不若與衆爲之。此
不易之理也。仁人心也。爲仁由已。而由人乎哉。我欲
仁。斯仁至矣。仁也者。固人之所自爲者也。然吾之獨
仁。不若與人焉。而共進乎仁。與一二人焉。而共進於
仁。孰若與衆人而共進乎仁。與衆人焉。共進乎仁。則
其浸灌薰陶之厚。規切磨礪之益。吾知其與獨爲之
者。大不侔矣。故一人之仁。不若一家之仁之爲美。一